

红岩车魂赋

□ 布谷夫(重庆)

奏；棚户炊烟飘袅，锅碗瓢盆交响。

壮哉！承周总理顶层运筹，继川汽人拼命苦干。内含两支子弟兵，外加四千民工哥；热火朝天大会战，劳动竞赛比奉献。十五个月，施工期，四阶段，愚公移山披荆斩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础土建，主厂房，总配套，引进先进技术军工，此番首次立足华夏。中国独一无二，世界叹为观止：靠人力，凭双手，创造人间奇迹，谱写时代壮歌。气吞山河，史无前例。关键技术被封锁，大国工匠自攻破；披星戴月催人瘦，一副图纸万张多。首款车壳，手工敲打无差错；厉行节约，自制大梁辊压机。道道难关，重重险境，汗水心血作舟；英雄无畏，壮士无泪，曲尺圆规为伴。宁肯倒在机床旁，毋宁躺在病床上。初期生活极端艰辛，解渴常饮稀田水；借宿农家茅草屋，板上睡人板下养猪。往后建成干打垒^①，兴高采烈如幸福；终于喝上清洁水，爬坡上坎石板路。卧薪尝胆一年，重型军用越野军车，试制成功，取名红岩，心念周公！破坏试验，撞毁测试，安全冠全球，性能超奔驰。带风沐雨乘胜前进，大力神服务各军种。驮重炮，运坦克，背火箭，载导弹。一辆军车成就一座城，小村庄蜕变“成渝之心”^②，西部专用汽车之都，洋溢汽车骨骼基因。有如神助兮，感动天地兮！人定胜天最生动诠释矣！

壮哉！热情岁月，报国情浓。创业坚守

情未了，献了青春还扎根。本无历史之空白处，创造历史奏响回音。红岩重卡，鱼贯出厂。驶向疆场，奔出国门。十吨半身材苗条，六十吨不显肥胖^③。沙漠酷热，风驰电掣不冒汗；高原极寒，身轻如燕步矫健。上战场，拽炮载弹，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独创重型军卡登上老山历史，炮火覆盖赢得一场关键战役。誉“红岩神炮”“神州之舟”，国庆阅兵当利剑坐骑。军民两用，子孙满堂。机场码头

①1960年代，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将全国从东向西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等十四个沿海、边境地区为一线地区，也称为前线，最容易受到敌对势力打击；重庆、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山林环绕，靠山隐蔽，是战略大后方，起备战作用，称为三线地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处于中间地带，起战略缓冲作用，称为二线地区。

②为支持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发展以及战备安全需要，中央部署重庆汽车研究所从沙坪坝迁至大足双桥与川汽厂同址建设，并按专业化分工，配套在沙坪坝区建设重型汽车发动机厂、钢板弹簧厂、配件制造厂、油泵油嘴厂，在綦江建设齿轮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重型汽车基地。

③川汽厂主体所在地为大足县的双路

矿山隧道，频见身影，铁牛铸辉煌。为国创外汇不含糊，亚非拉皆为新家乡。“外乡人”已成红岩人，第一代魂归巴岳山。红岩人艰辛生出红岩车，争气车自动注册国牌。人车合体，铸成雄魂。岁月既老，时光无痕；红岩人归三线精神，合体的人车叫车魂。功泽后世兮，德润子孙兮，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也！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乡，原是个小乡场，初来乍到的外地支援大军问当地人有多少条街，答曰“其实一条街”，误听误传成“七十一条街”。大家也乐于不纠正。

④即以乱石头、煤渣块、泥土丸、石头和干谷草、竹片、蔑丝作为建筑材料建成的房屋。

⑤川汽厂所在的双路乡、通桥乡属四川省大足县，1974年因厂设区，名双桥区，归重庆市管辖；1983年大足县划归重庆市；2012年双桥与大足合并成立大足区，同时设立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桥现有“五城”之称：生态之城、智慧之城、产业之城、幸福之城、科技之城，独特而优越的地段恰好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支点位置，又誉为“成渝之心”。

⑥首辆国产特大型载重汽车(载重60吨)，由川汽厂制造。



摄影：周宇

真的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那些荷花就谢了
光秃秃的莲蓬
一个接着一个
迅速低下头
又迅速地转一个弯

抵达了昨天

梦里抱我的那个人走了
还没来得及好好爱抚
唯一的门就被关上
幸福以及可以延期支付的欢娱

一不小心变成秋天

昨天的梦仿佛也远了
我仅仅听到关门的声音
和秋风无关
和心死无关

坏心情

□ 红线女(重庆)

立冬(外一首)

□ 廖凡(重庆)

挣脱秋姑娘
溢满山沟的彩色挽留
匆匆收拾好画笔、歌喉

与窗外跳舞的雪花互成断章
爸爸自熬的麦芽苕糖
粘合了几时的心跳和憧憬
晨雾霞光中荡漾着张张
清晰的老笑脸小笑脸

硬生生奔赴风雪主宰的职场
赶写雪花飘落的剧本

腊月煮浓年味
红彤彤的灯笼高挂
大公鸡“咯咯嚙”
与小黄狗的“旺旺”调 嘹亮山梁……

接下来组闹剧组
上演冬之序曲

今日时值大雪
住地盼不来大雪小雪也无影
不知远方的大雪如何快意

冬到腊月香
滚落一地白花花快乐
滚落米、米花糖甜透童年

下下雪、雪大或雪小
路还得走 年继续过
只是外婆的背影远远越明晰
父亲的老脸始终挂在梦中笑

外婆的老花镜 量糖温定糖型
“喳喳”的切糖旋律

用独特的视角看乡愁

——读张儒学《乡愁里的故乡》有感

□ 龙麒麟

首精致的老歌，在反复吟唱中感到了疲倦和江郎才尽，有一种无法与前人比肩的感觉。如果真要动笔，放眼一看，到处皆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一派崔颢的影子全在眼前。就拿张儒学来说，写故乡、乡愁是他的拿手好戏，什么《老屋》《乡场》《山路》《河水豆花》，可谓多多。

二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人们的世界观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乡愁的变化也就在其中。古人、我们的祖先，包括近代人，他们的乡愁比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强烈得多，也深沉得多，乃至于完全不同。让这一切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科技高速的发展。比如，古人离家，哪怕仅是千里之途，与家人一别至少也是数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他乡对故土的思念，什么千里迢迢、关山万里就会油然而生，一旦回到故土，自然是感慨万千。而如今，汽车、高铁、飞机，这些交通工具，让千里之遥，万里之途朝发夕至，再加上手机，电脑，家乡就无时无刻不在眼前。所以，乡愁这一概念就被这一时代的风吹得淡淡的，而且越来越模糊，换句话说，今天的乡愁与往日的乡愁在内容上已经与传统的相去甚远，作为文学创作，我们应该作怎样的探索和研究呢？在这一方面，作家张儒学作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

2023年，张儒学的又一本散文集《乡愁里的故乡》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翻开卷首，映入眼帘的是一篇《喝茶记》，看标题，似乎不是一篇散文而是一篇小说。文章写的是一个小镇，一个典型的西南乡村小镇，在这样的乡镇里，有着众多的茶馆，这里的老百姓素有上街喝茶的习惯，在茶馆里，喝茶的几乎都是相识的乡亲，他们谈庄稼、谈牲口、谈日复一日的的生活，这些亘古不变的话题，展示着永恒的魅力，但这样的描述，是渐行渐远的过去，而今，茶馆还是那个茶馆，在张儒学的笔下，迎面扑来的却是一股新时代的风，首先，是这个小镇上的茶馆越来越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这个古老的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迸发出了勃勃生机。

曾几何时，茶馆最热闹，生意最好的是赶场天，可现在，寒天(不起集的日子)茶馆的生意同样不错，这是什么原因？在张儒学的笔下，他没去作分析和解释，而是写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比如摩托，电动车，是呀！现今的茶馆

前都停着摩托车和电动车，谁家的摩托和电动车停得最多，生意就最好。为了一个车位，茶客们会相互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害得年轻漂亮的老板娘劝了这个又劝那个，最终还得找或腾出一个车位才算了事。

都说小说才注意细节，在张儒学的眼里，细节运用得好，在散文里照常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张儒学通过茶馆门前摆放摩托车和电动车这一现象的描述，表面上说的是没有这些车的停车位，你就甭开茶馆，然而作者更想告诉读者的是，今日的农村已不是往日的景象，摩托车、电动车，这些令人羡慕的交通工具，早已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摆放摩托和电动车这一情景，我们还自然就会想到那些密如蛛网的乡村公路，它们犹如一条条白色的飘带，连接着一座座农家小院；那些星罗棋布的农家小院，已不再是往日的土墙屋或者破旧的木瓦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宛如别墅的小洋楼，掩映在一派绿色之中，屋后有竹，庭前有花，坝坎中停着锃亮的小车。这样的农家，有如古典小说中的世外桃源；这样的农家，有如神话中的仙山琼阁；这样的农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土地上比比皆是，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解释。

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文章中，作者追踪着一些鸡毛蒜皮，毫不起眼，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表象。他不仅写摩托和电动车这些小现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胡子。在著名作家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松二爷，还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董必武、张澜、柳亚子，他们不

是长髯飘飘，就是须发似雪，不说古人，就说20世纪那个上茶馆的老年人，他们几乎都顶着如雪的白发，留着长长的胡子，而张儒学笔下的茶客，无论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还是古稀的老人，在茶馆里，每个人的下巴和两鬓都刮得光光的，亮锃锃的，找不到一根毛发，这样的装扮，让老者显得格外健硕和睿智，让年青者更加青春飞扬。

在这里，似乎是一段闲笔，不过仔细一想，就会知道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首先，束发蓄须正悄悄地成为一种鄙习，这标志着人们的审美在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悄悄的，在不经意间就“轻舟已过万重山”，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改变的起始，但它确实变了，华夏儿女的精神风貌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束发蓄须，可写的是多方面的，张儒学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过笔者认为，他可以写女性。茶馆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真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再写几个女性，她们也坐茶馆，她们或谈生意，或娱乐打牌，可她们擦脂抹粉，烫黄头发、描黑眼圈，相信这样的事实不说是比比皆是，至少也是见怪不惊，茶馆是社会的缩影，反映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着重写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曾经是乡村里的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一个有行医资格证的乡村医生，深受村民们的爱戴。在耄耋之年老伴离去，然而他仍然精神矍铄，每逢集日，他就会驾驶着心爱的电动车去小镇，十多里的路程，用他父亲的话说，像鸟儿一样，一展翅就来到了街上。上街之

故乡有一片菊园，在月光之下，田园夜色里，花海如潮，淡香弥漫，让我的眺望悠然生梦，意醉情迷。

朋友阿胜对我说，菊花是君子花，那淡如云的花朵，淡如月的花色，淡如风的花香，让菊花的怒放景象，盛况空前。那淡香来自天外，浓情藏于心中，美意流淌风韵，让人惬意，也让人流连忘返。他还说，黄菊是一片梦，白菊是一片情，红菊是一片霞，紫菊是一片歌，那菊花的风情，让人在品味观赏时，感觉细腻入微，有宁静致远的圣洁，丰富想象的苍茫，浮生若水的心思。

我听了说，菊花是寂寞的，秋风萧条，秋叶凋谢，万花齐杀凋零的时光，只有菊花傲然盛开，孤芳自赏。然而，寂寞的菊花，有独立寒秋的品质，高洁淡远的性格，丰富多彩的生机，眷恋自然的热情。我还说，阿胜，你是种菊为生的人，你曾对我说，只有菊花才能够让你守得住种花的寂寞，因为富贵的牡丹是诱惑之花，浓香的幽兰意蕴浮浅，多情的玫瑰让人伤感，热烈的杜鹃过于惨烈……只有菊花，是你平凡心境的真实写照，寂寞如歌，淡香如诗。

那天，我站在阿胜的菊园里，看着菊花时，心境恍然如梦，那菊花的人文芳香，悄然爬上心头。我想象，古今咏菊之诗，气象万千，那咏菊之情，让经久不凋的菊花之魂，纷至沓来，充满人情暖流。是呀，“柴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在菊花流香里，生命的悠闲之中，有花开如潮的心灵感悟，源远流长的浓郁情结，千头万绪的沉思沧桑。我突然对阿胜说，曾听一位老诗人说，菊花有两种独特芳香：一种是静如月光的人文芳香，另一种则是如泣如诉的历史陈香。他听了非常感动地说，是呀，那菊花的情韵如海，思潮澎湃，看着盛开的菊花，就会想到，那屈原“秋菊落英”的千年之叹，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还有伟人毛泽东“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壮志豪情。

我听了说，菊花在中国文学中，是陶渊明的代名词。有人说，陶潜与菊花之间，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中国的菊花精神，是陶渊明的精心发现，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写菊之境，抵达了心灵的至境高度，纯熟如风，安详似水。我还说，如果说这是诗意浓郁，倒不如说是心灵的淡香悠远，超然物外，是大智慧、大精神、大品格。

阿胜听了说，是哟，陶渊明的思想，与中国老庄文化的密切吻合，在他的菊意诗情中，随处可见。他还说，在陶渊明之后，有大量的诗词吟唱菊花，或以菊花代指陶渊明。唐朝诗人杜牧诗云：“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他借陶渊明，写出菊的姿态中，有着意味深长的精神渴望。还有林则徐也诗云：“谁知解组陶彭泽，采向东篱也折腰。”写出了生命的无奈，人世的苍凉。

听了阿胜的话，我抢话说，在古典名著《红楼梦》里，林黛玉有《咏菊》诗：“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那诗意，是直意说明了，陶渊明赞美菊花的诗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傲世离俗的陶渊明，已是心境淡远的高洁象征，成为中国文人的千秋神往。也就是说，那菊花的深沉风韵，形成的心境芳香，是中国文人的集体崇拜，精神典范。

后，买了该买的东西就会去茶馆，在这儿有他熟悉的乡亲，他们是朋友，场场都会见面。作者父亲总是争着开茶钱，十元二十元连眉头都不会眨一下。大家都知道张书记是个大方人，作者父亲不仅十有八九开茶资，还常常掏出高档香烟请大家抽，并说明这些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茶友们听到这样的话，便会称赞张书记好福气。每当这个时候，父亲脸上就会荡起农民那憨厚的得意脸色，给人一种泥土的芳香。

三

《乡愁里的故乡》共34篇文章，通读下来，感觉不到一点惆怅，体会不到一丝忧伤，这一切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在飞速进步，因此而产生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安康，在亿万老百姓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盛世里，我们没忧伤的理由。在张儒学的笔下，他父亲曾是赤脚医生，加上当了多年的村支书，每月有一千多元退休金，再加上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他觉得够了，甚至多了。这就是农民，他们的淳朴，他们的善良，以他们为主要群体的农民形象勾勒出来的乡村是一片祥和、一派美好、一派欣欣向荣，在这里没有乡愁，那曾经的乡愁，也许并没有走，只是在张儒学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斯大林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什么？用什么样的立场，采用什么样的视角进入，这是作家进入创作必备的先期准备工作。笔者与作家张儒学曾多次探讨过乡愁这一宏大创作主题。用他的话说：他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他认为乡愁不是静止而是变动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反映的是历史和社会的兴衰。现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他准备用同样的视角，是啊！勤奋而又高产的作家张儒学，高飞吧！文学的天空，为你敞开一片蔚蓝。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用它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同样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

目前，在文学创作上很火的一个创作题材，它的名字就叫“乡愁”。什么叫乡愁，按辞书上解释，乡愁是一种对家乡深切思念的心情，也是一种对家乡故土思念的情感状态，这种状态和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是人类的基本感情，只要我们具有了这种基本感情，家乡无论怎么变化都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古往今来，一提起乡愁，免不了就是老屋、老井；桑麻小路、清清小河；再加上儿时的玩伴已是鬓鬓白发，展示出来的是一声感慨，几分唏嘘，从而达到乡愁的伤感效果。这些手法和要素基本上构成了一种范式，成就了一篇篇好文章，寄托了我们的乡愁。

这样的写法，这样的传统被历代文人墨客奉为圭臬，并延续至今，所以，一提起乡愁，就是怀旧。作家张儒学同样如此。在此笔者作一声明，我如此说，并不表示我对传统写法的否认，相反，我对传统的写法不仅赞同，而且十分欣赏，只是随着时间的久远，这样的吟咏就仿佛一

